

胡致堂斐然集

卷一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二

無逸傳

臣頃任既注立侍經幄竊觀 陛下親御翰墨書周公無逸一篇置之座隅聖人憂勤圖治濡毫灑牘不忘警戒臣退而取無逸篇誦讀研究至再至三雖聖言寵深未易窺惻譬如涉海或得涯涘不俟揆度輒以淺陋之學分章訓釋古今相去已數千年至於人心未嘗有異人所以本原古訓貫以時事談經尚論而無益於今則腐儒而已恭惟陛下聖學緝熙高出一世如臣等輩何能仰望 清光草芥賤微求俗覆載燥爨之照呈輝大明僭易伏誅誠無所道一言有補臣不虛生臣無任納隕越之至謹止

周公作無逸

臣竊原人之常情好安逸惡勤勞故雖聖賢必以勤勞自勉而以安逸為戒自昔帝王勤則治而興逸則亂而亡人臣之忠愛其君聞勸其勤者有矣未有勸其逸者也是故周遊于逸益所以戒舜也克勤于邦舜所以稱禹也無教逸欲臯陶所陳之謨也思日孜孜大禹自勉之志也無時豫怠伊尹訓太甲也不惟逸豫傳說告高宗也罔或不勤太保所以作旅獒也不懈于位召公所以賦泂酌也有衆率怠成湯所以黜夏之命也荒腆自息武王所以致商之伐也周公之意何以異於此哉創業之君起於艱難生於憂患不敢自逸乃其常也如周

成王中人之性耳承祖宗之後無險阻之嘗居于鎬京則不知大會孟津之勞也左右虎賁則不知秉旄伏鉞之勩也聽小人之流言則不知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之美也周公之所深憂莫加於此矣故作無逸之篇以警其心成王誠信而力行之卒為賢君至於刑措不用兵革不試所謂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周公之有功于王大矣宜後世明君以為永鑒也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臣謂嗚呼者嘆美之言也君子者聖賢之通稱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皆謹於禮孔子稱之曰此六君子者則聖人亦可謂之君子也南宮适尚德而不尚力孔子稱

之曰君子哉若人則賢人亦可謂之君子也所者猶居
處也君子之安處其身者惟無逸乎無逸疑於勞動而
不安然身脩而治力立乃所以為甚安也好逸疑於間
暇而無憂然德毀而亂萌乃所以為甚憂也故無逸者
圖逸之本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衣

臣聞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文武之
功起於后稷蓋生人之功無大於稼穡四民之勞莫勤
於農夫古之聖帝明王皆以此為最重之事有國家者
大則祭祀賓客小則匪頒好用常則百官有司變則軍
旅饋餉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一本於農而已雪霜之辰

經筵堂重錄

為來歲之計則黻豕而寒耕炎敲之候為收成之慮則
暴炎而暑耕其播種也假貸於人以為之本而不飽也
其收成也倍稱輸息以償其負而不敢也有豪強者兼
并之有司者重歛之而又有螟蝗水旱之變桴鼓盜賊
之虞徭役屯戍之煩異端遊手之食不可勝食豈特耕
者一夫而食者百人也其艱難如此為民父母者必盡
知之則思有以厚其生節其力平其稅歛去其蠹賊慎
擇為其上者以拊綏之使皆安於田里樂於耕稼不至
於弃襁褓掉耒耜竄身於軍伍僧道工商之中或詭名
影占以規免賦役或出離鄉井以荒閑土地反為良農
之害也然後邦本牢固民心不搖財用有餘兵師足食

而人君可以安逸而無憂蓋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依恃之所在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矣木無土則枯矣人主之依農亦猶此耳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臣聞相視也小人之家其父母竭力劬身以事稼穡既致溫厚其子享已成之產謂固然也華衣美食輕費妄用一無所愛豈父母知累積之勤哉惟逸而已矣其甚者則又戲諺誕言以侮慢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窮窶寒陋何以聞知乎昔南宋高祖起自孤貧既得天下命以微時所用農器藏之以示子孫至太祖見之乃有慙色

逸諺誕侮之流也至于今閭巷不令之子孫毀其先業者皆如此是何異于言昔之人無聞知也哉以閭巷不令之人觀之豈所以戒人君以南宋太祖之事視之使成王無周公其不至於誕侮者幾希矣是故古之忠其君者過為之防先事而戒言所不當言以為之譬喻大槩如此若其不然則謂周公誕侮成王亦何之不可之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臣謂周公恐成王之未信也故引先代人君無逸而享年者以明之中宗即太戊也太戊都亳亳有妖恠桑穀

二木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天者不恭之罰太戊恐懼作原命之篇告其相伊陟以改過自新遂能弭災變至太平故書曰在太戊時格于上帝此嚴恭寅畏天命之實也自度治民者自其身田法度以率百姓也源濁而求其流之清表曲而求其影之直沒世不可得矣或曰萬民之衆好惡不齊愚智不一人君以一身而欲化之不亦難乎臣曰人之性善雖千萬人猶一人也人君據可為之地有可行之勢好正直則下以諂諛為戒矣好誠慤則下以欺詐為懼矣好覈實則下不敢矯飾矣好明白則下不敢諛譖矣其化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人之常情約以法之事則以為厲已格以法度之言

則以為謗已日行一善言月布一善今見百姓之不從也則曰民頑難化而不自責其率之未孚者人君之通患也非灼然獨見自度方必見無治民之効矣太戊能自度猶未敢以為足也又復祇肅恐懼不敢荒怠安寧然後可以終日度治民之道其檢身如此嗚呼美哉上而奉天則嚴恭寅畏而治民則自度祇懼不敢荒寧其心必不放縱其身必不怠惰何暇為淫佚敗度之事乎其享國久長降年有永乃其必至之理也臣聞天人相去不知幾千萬里之遠人能動天世多疑之然古之聖人記消異之途不可誣也大雷電以風偃禾拔木成王畏之不信讒言新逆周公而風不為災旱既太甚宣王

畏不側身脩行欲銷去之而旱不為雪此詩書之格言也魯隱公八年三月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隱公不戒而兆鍾巫之難晉惠公時沙鹿崩惠公不戒而有韓原之獲魯成公十六年雨水冰成公不戒而有茗丘之執此孔子之明訓也蓋通天下一氣耳大而為天地細而為昆蟲明而為日月幽而為鬼神皆囿乎一氣而人則氣之最秀者也殺一孝婦何與陰陽而天為之旱烹一雲吏何預於陰陽天天為之雨必深考其故則知天不可忽而古人應天以實不以文之說明矣以實者誠心畏懼改過從善也以文者徒以言語而心不存焉心不存則其氣與天地合與神明通未有不應者也孝慈皇

帝始生之年日食四月旦寧德皇后始立之月月有食之既其禍為如何崇寧二年慧星出其長竟天宣和元年一日無故大水至京城皆大變異不聞消弭之方其禍為如何靖康元年八月有星孛于東北芒怒赫然其行甚速見者震懼獨耿南仲以為夷狄將滅之象使孝慈不戒其禍為何如天下不可誣也頃維揚秋蝗如雨春雷而雪廷臣不以告而讐虜飲江及次錢唐白虹貫日中有黑子廷臣不以告而周廬唱亂及次建康夏寒木落九月日蝕廷臣不以告而六飛泛海以成王宣王之所為攷焉 陛下當時有消盛小人道長夷狄猖獗之象無遠慮不知愛君者以謂日食乃豫賊敗走之應

應也寒雨乃三吳梅潤之常也此言不息使 陛下遇
災而懼之意不及於太戊畏天之實臣竊憂之臣聞日
月星辰雖度数有常雷電雨雪雖陰陽為沴然休咎著
應則皆人為感之也既因感而致亦可感而弭上天可
畏不可不畏此古先帝王所以兢兢業業而 陛下眷
哲尤當加意而圖之以祈天永命者也

其在高宗時舊旁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
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臣聞先儒言高宗之父曰小乙使高宗久居民間與小
人出入同事以知稼穡艱難故曰舊旁于外爰暨小人

暨及也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
小人之事蓋田野細民耳非姦邪庸佞儉小之人也作
起也起而即位遭喪宅憂信默三年未有命戒天下莫
不虛心傾耳以聽之及其免喪猶弗言也群臣請為曰
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高宗於是作書誥四方舉傳
說於版築之間用以為相此言一出天下信之喜其得
賢臣置左右興時雍之治也得賢而任之疑可以自暇
自逸猶且不敢荒寧而勤於蒞政故傳說告之曰知之
弭之道決不至此矣至紹興二年八月姦臣擅朝斥逐
賢士上干天象有星孛焉攷其日宸乃在謹逐黨魁之
後一時群小自以能欺惑 宸聽矯誣上天以為除舊

布新之祥顯然載於赦令謂得志矣是年十二月八日
行在大火三省六曹憲臺諫院一切煨燼冬雷木米地
震海溢積陰四十餘日之異雜然並見其時朋黨已盡
逐則災祥決不為黨人而見也迺去年九月賊豫稱兵
徑欲犯蹕人理所無天下之大變也然後知星火雷震
之類天所以告耳上賴 陛下肅將天威聲罪致討明
君臣之義以扶三綱戎輅親行師旅用命遂却反虜不
然其禍可勝言耶以往時天變如彼廷臣為退避之計
終不足以禳之以比年天變如此 陛下決進戰謀轉
災為福易於反掌則天人之際其果相遠乎臣於此有
私憂過計者自十二月二十六七日反虜將退而正月

經鉅堂重錄

朔旦日有食之三元之始太陽虧光不盡如鉤幾於暝
晦賊已折北此象何為而見耶其時雖下詔音共圖應
天之實而未見施為之事民心不信蓋 陛下避減膳
大臣上章待罪亦故事之文也且不聞舉行又况其他
乎迺仲春之月雷電震耀繼以雨雹連日大雪甲拆盡
摧季春以來及此仲夏尚陰多雨氣候正寒皆陽微陰
非艱行之惟艱高宗曰爾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其後
雖有飛雉升鼎之異高宗用祖已之戒正厥事以應之
嘉靖殷邦小大無怨降年有永享國久長非不忘艱難
戒於逸豫何以致此哉夫小人無怨人君之盛德也而
非可違道以干之考傳說告高宗之言曰惟衣裳在笥

又曰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則官爵車服豈可輕以與人而求其悅哉若奪私昵之官以與能取惡德之爵以與賢私昵惡德之人獨無怨乎而高宗乃能行之蓋惜名器慎賞賜與所當與天下悅之不與所不當與彼自其分當然又何怨之敢興哉嘉靖之要無過此矣苟為不然則人思苟得廢法毀令紛然求於其上與此則彼怨與彼則此怨不嘉而惡不靖而競雖區區不自暇逸亦無益於治矣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人小作其即位爰知小人衣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臣聞祖甲即湯孫太甲也夫與細民同處可以知艱難

耳非天質甚賢未有不淪於汗下之習者太甲之質中人而已不義惟王為小人所化也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自怨自艾復歸于亳起而即位其為小人所化之行已改而小人之情狀則盡知之矣伊尹訓之曰無時豫怠太甲聽之是以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民安樂之天眷顧之而降年有永享國久長也夫鰥寡之人眾所易陵也惟聖人加意焉故帝堯則不虐無告武王則不虐焚獨成湯則子惠困窮文先則致先四者蓋天道至大未嘗擇物而覆之代天理物不當使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又况眾所易陵之人乎苟惟保形勢畏高明貧者日貧富者日富使強馮弱眾暴寡知詐愚勇苦怯疾病

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人心怨咨干動和氣水旱盜賊由是而作則大亂之道矣此古人之言非臣之言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四三年

臣嘗觀民庶之家其辛勤創業者大率皆黃髮鮐背既壽且康至其子孫一傳再傳之後膚革柔脆疾病易入嗜慾放恣年命不永豈天使之然哉逸與不逸之所致耳况於人君乎晉綽公漢昭帝皆明君也其即位之日尚幼耳目口體之奉早矣亦無能壽考况於求為逸樂之主乎或謂漢世宗唐明皇放情恣慾而享年甚久則

周公之言有時而不可信也臣曰治葛醜酒人食之必死而魏武帝唐太宗不死豈可遂以治葛醜酒為可食哉若漢世宗唐明皇蓋千萬人而一遇耳以其偶然乃欲以不賢之身而試之非愚則狂而已矣臣因周公之言而思之五福一曰壽古之聖人無不壽者臣子之願乎君父莫加於此矣而周公獨以無逸為致壽之法者盖人君伐生殘形之事有五曰酒曰色曰音曰遊觀曰田獵此五日皆生於逸逸則不知戒懼無所用其心於五者必有一感焉感則心移志易氣耗而形敝不得盡其天年必矣後世人主目視極色耳聽極声口嗜極味撞鍾美女酒池肉林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方且溺於方

土之說鑿金化丹以祈不死秦漢之君行之莫効有唐以藥而沒者三帝其亦不講無逸之過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臣聞王季文王之父也太王王季之父也周公言非特商之三宗為能無逸我之父祖莫不然克勤于德世世相承此周之所以興隆而無替也抑有遏止之意人所共聞以肆行而無所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欲惟義理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師保必畏諫諍必畏謗讟必畏禍亂凡可以致治者無不慕也凡可以致亂者無不畏此非他人所能與由我而已矣故曰克自抑畏言其心自為之不由乎人也然畏一也而有

當畏有不當畏者如前所陳當畏者也雖聖人不敢不敢若夫逆理之臣子反道之夷狄則當脩明政刑以攘却之如舜征有苗周征三監高宗代鬼方宣王伐獫狁亦何所畏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臣謂文王大聖人也不以美衣服為心其心在於安民重農事耳組麗文繡之飾人心所同欲兒女子之所尚士志於道而耻惡衣猶不足與議况為天下國家而好潔其衣服必無遠大之慮矣古人發蟄蟄之刺謂是故也康功者安民之功也田功者重農事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臣謂微柔懿恭者周公形容文王德美之言猶書稱文武曰聰明齊聖語稱夫子曰溫良恭儉之類也人君執剛行健威如雷霆故以微柔為難尊無與比天下奉之故以懿恭為難微也懿也皆美也美於和柔非強柔也美於謙恭非強也恭其德氣粹美如此若慈父母焉所以能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也鮮之乏少者也鰥無妻者也寡無夫者也文王所施惠賜予者乃乏少匹夫匹婦之類非補有餘損不足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虧盈而益謙君之道當抑兼并扶貧弱裒多而益寡文王所為與天合德而不以私情好惡為與奪也昔者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孔子之言豈特為子華發哉蓋聖人用財之政莫不如此是故高爵厚祿之人而又分之以貨寶惟恐不足陪之以土壤莫知紀極則繼富矣而匹夫匹婦至於飢寒凍餒而莫知恤者必不能周其急也此霸者之所不為而况文王如天之道乎自朝至于日中吳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臣謂人過時而不食則飢寒之患立至文王獨何所急而自朝至于日中吳猶不暇食哉蓋其心以天下為一家以百姓為一體言有不便於民事有不益於治者切心思慮而改行之以民情和悅無有怨怒為事誠有時

而不暇食耳非虛言也禹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伊尹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孟子曰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大聖人憂世猶若是况不及聖人者當何如哉雖然勤有二道於所當勤而勤之則事立而功倍於所不當勤而勤之徒敝精神勞體虜而無益也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非不勤矣而其治亂比之文王如天壤之相絕蓋徒勤而已矣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矣吾其與聞之蓋譏其勤勞於事而不知為政也政與事相似而不同人君能識政事之異親政而不親事則知所勤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臣謂惟政之供者賦稅之常也所入有定數則所用有定式一或妄費必將不給而加賦橫斂之政出矣遊田者一時之樂也以一時之樂逸使斯民困於供億文王不忍也惟其不忍是以不敢盤于遊田其自克如此嗚呼文王之德至矣哉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臣聞文王年四十七賜鉄鉞得專征伐為西方諸侯之長雖身不有天下而後世推原得天下之始則自為西伯時實受天命矣文王享壽九十有七年享國五十年而白受命惟中身者先儒謂舉全數也四十七年之前

為諸侯四十七年之後為方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權重矣其勢崇矣其富貴將極矣而文王自奉未嘗加於昔日不侈衣服不遑暇食不盤遊田以伐其生蕩其志克綏其頤之壽非德勝其氣性化其欲不為權勢富貴所變何以至此此文王之所以聖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為政之供

臣謂嗣王者指成王也則者法也淫者過也文王於觀逸遊田不敢有所過為成王者當法其不過於觀遊逸田也何謂觀如魯隱公觀于棠莊公觀社于齊齊景公觀于轉附朝儻之類臧孫所謂不軌不物曹劌所謂後

嗣何觀而晏子所謂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則觀之過也何謂逸如魯文公三不會同而怠於邦交四不視朔而怠於布政作主禘綏而怠於練祭太室屋壞而怠於宗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怠於憂旱魯國失政自文公始則逸之過也何謂遊如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秦始皇隋煬帝作離宮別館不知其數千乘萬騎極意巡行百姓嗟怨以亡其國則遊之過也何謂田如夏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返為羿又不藍胄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牡為浞所殺漢武帝微行出獵夜過栢谷渴而求漿為主人所辱則田之過也故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則必輕費妄用萬

民正供之常賦不足以給之而重斂於民民力窮困弱者死溝壑壯者為盜賊莫與守其國家而欲與之偕亡矣其特欲為快樂耳其終至此此聖人所以長慮却顧而戒之於其漸也

皇無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臣謂無皇者不敢自暇也不敢自暇曰始為今日之樂後日不為也今日為之心必好焉安能忘之後日欲不為也得乎若曰姑為今日之樂耳則是逸意以萌民心不從天意不順下得罪于民上得罪于天如此之人大有過咎也若順也丕大也民以力事上其艱難孰甚焉而我以耽樂臨之彼肯服乎杜牧之曰使天下之人不

敢言而敢怒者非民攸訓之謂也天行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凡物之健者無以加之故君子自強不息上法乎天畏天之威憲天聰明庶乎其能則之也苟耽樂暇逸弗克若天天其眷顧乎書曰紂自息乃逸天罔愛于殷非天攸若之謂也天所不順民所不從人君之過咎無大於此矣凡此皆以情慾自恕謂一日耽樂不足為害者也人情猶水耳隄防謹固則水不得洩一有蟻穴之漏則千文之隄百尺之防亦將潰矣禮法嚴備則情不得方一有自恕之意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將廢矣故臣竊謂無逸之君未有不僅於禮者能克已復禮逸何從生乎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臣謂紂之無道後世言惡者必稽焉周公方稱文王之聖又及商紂之惡無乃不類乎蓋人心無常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周念則狂克念則聖使成王聽周公之訓則有及於文王之理使成王而忽周公之訓則有同于商紂之道蓋中人之性可上可下惟有志之君乃能自克焉耳齊小白用管仲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用豎刁易牙則身死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唐明皇用姚崇宗璟則海內晏然幾致刑措用李林甫楊國忠則失國播遷出咸陽四十里而無食是故明生兢兢憂畏必近君子必遠小人不諱亂亡不惡逆耳雖比已為丹朱如禹

之於舜方已以商紂如周公之於成王亦所樂聞而喜聽銘心而永戒是以不至於亂亡而能保其安逸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為幻

臣謂古之人者周公稱往昔聖賢人也胥者相也相誥訓以事而相啓迪相保惠以德而相安和相教誨以道而相成就君有過舉臣則正之而無隱臣有未盡君則求之而不蔽各務展盡不事形迹讒言不入譖愬不行上下交而志意通物理明而人情達小民所以不敢相與譎張為幻以譎惑其上也譎張誑也幻惑也凡姦愴之人欲誑惑其上者必因其所好惡之偏而入其說貪

則誘之以貨財怯則導之以畏懦是非不明則變亂邪
正以遂其私貨罰不當則誣罔功罪以壞其政自旁人
觀之猶幻師施迷人之術顛倒反易亂其耳目被幻者
初不自覺乃以為誠然是可嘆也儉姦之人多矣周公
欲成王不為所惑則莫如受忠良之訓告求吉士之保
惠師賢哲之教誨姦儉遠屏誑惑何困而至哉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大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
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臣謂正刑者正法也詩稱文王曰刑于寡妻古之王者
知命之不長是以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告之
訓典以遺後嗣保其國家所謂正法也後嗣之賢者則

監于成憲後臣之賢者則僅守前規天下所以治安民
心所以不怨謗言所以不作也至其子孫不知前人之
艱難不知小人之依恃不聽訓誥保惠教誨之言是儉
姦之人因其所好而訓之曰先王之法何必固守而不
變也時既不同事與時並有損有益同歸于治而已世
主甘心而不察放是先王之正法自大至小無不更改
違道拂民苟便一切之欲天下騷動民不得安怨讟並
興入於大亂而莫可捄止原其所以皆出於人主自聖
輕忽其臣不求忠良以胥誥不求吉德以胥保惠不求
賢哲以胥教誨而姦儉之人講張為幻故耳徃在熙寧
欲大有為王安石講張新法之說而為幻徃在崇觀欲

承考志蔡京譎張紹述之說而為幻往在宣和欲文致
太平王黼譎張亨上之說而為幻往在靖康欲好邊疆
耿南仲譎張講和之說而為幻皆以一言中人主之欲
馴致禍釁塗炭生民家國兩亡豈不痛哉姦儉在位之
時與其徒黨唱和響應欺罔其君以竊富貴而志士仁
人觀之於隱微側陋之中與世俗幻師以術誑惑迷人
而取其金錢見笑於旁觀者無以異也前車既覆後車
當戒臣敢因是有獻焉臣聞天下有至正之理自有天
地生人以來至于今日不可改者存之則為正心行之
則為正道言之則為正論盡之則為正人先王用是建
立注措而謂之正法也何謂正法天尊地卑君臣之義

不可易也比年以來縉紳大夫忘君臣之義譎張為幻
者又有甚焉尤可駭懼邦昌僭君入尸天位天下大變
也從之者則譎張為幻謂能存宗廟活百姓矣苗劉握
兵謀為篡逆天下大變也助之者則譎張為幻請錄用
其黨使言者勿論矣豫賊挾虜竊汴京邑天下大變也
許之者則譎張為幻欲通書問講鄰好受禦餽以免其
討矣稽之古訓無有是事特出於庸人懦夫偷生苟活
為持祿保位之計滅三綱毀五常而不顧變亂先王之
正法豈不逆理之甚乎陛下深思所以致此者而求
忠良相訓告求告德相保惠求賢哲相教誨愛日惜時
不自暇逸則所言所行無所正法而譎張為幻者猶雪

見晚亦何所肆其說哉不然正法消亡邪法熾盛非國家之福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臣謂哲者智也迪者由也由其天稟之智不以私欲昏之則其明不蔽所以人莫得而欺之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四人者蓋嘗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矣所以動心忍性兢兢業業不敢少有逸豫故其智慧日開情偽盡知天下之理無不昭晰彼壽張為幻者莫得投其隙蓋無逸之功也哲非人所能乃天所命也天命之而人不能自迪猶鑑之不拭塵愈集之猶井之不

汲汲愈汨之則昏然而已矣傳說告高宗當念終始常主于學惟學可以順志於理能務時敏速而不怠則其脩勉乃有所至此亦迪哲之道也故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聖賢之格言人之主所當自克以行之者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詈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臣聞自常情觀之以小人而敢怨恨人君毀詈君父罪不容於死此周厲王所以設監諉之官秦始皇所以設偶語之禁或至於誅腹非戮反唇無所不至也古之聖王所見廣大不自私其一身惟恐有一言一事之不善

故開闢言路使無壅蔽凡有口之人皆得以其情上達故曰士博言庶人謗商旅議于市工執藝以諫夫惟如此是以身無擇行朝無秕政以成安逸之功此周公所稱之意也皇大也大自敬德者責已而不責人之甚也責已而不責人信美矣則將何以驗之必曰朕之過失失誠若是也心既樂聞之其形於辭色者一無忿疾之可見也不特不敢含怒而已夫然後人知其君納諫受言雖怨詈之至亦欣然接之出於至誠而非矯飾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而德庸有不至治庸有不成乎恭惟本朝祖宗無不虛壞從善勉於改過所以言路未嘗蕪塞太平百年自王安石得志好人之

同乎已而惡人之異乎已擯遠老成汲引輕薄風俗大壞蔡京繼之專以朋黨一言禁錮忠臣義士或謂之詆誣宗廟或謂之怨讟父兄或謂之指斥乘輿或謂之謗訕朝政行之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則已仕則必習為導諛相師佞媚歌功頌德如恐不及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一日朝馬在郊戒塵暗闕而人莫敢告也天下猶人之一身言路猶鬲也鬲通則血氣流行而身體安言路通則得失不蔽而政事治安石蔡京之化淪浹乎三紀之外至今遺風餘俗未消殄也欲變革之在陛下下一人而已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以後世觀之劉安欲叛漢獨畏一汲黯而不敢發

使人生得如黠者七輩正色立朝昌言無隱小人必退聽姦究必息心豈特不失天下而已哉固可以變危為安易亂為治矣又况能如周公所戒普受天下之言者乎

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乱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臣謂人君信譎張疾怨詈是不以堯舜自待而以周厲王秦始皇為可法也小人善於誑惑者未有不以告怨詈為小心苟入其說則必以萬乘之重而計較曲直於匹夫之口不從長思念其為君之道其心褊隘記過不

忘罰無罪殺無辜天下之怨舉集之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恐其漸及於已也賢人君子衆心之所與也小人欲肆其姦必忌君子君子無罪可指則必反指為小人匿名潛譖以伸傷之或以為退有後言或以為賣直歸怨或以為取名於外或以為朋比欺君其術雖多大要不出此數者人主一怒小則謫罰大則誅殺不知其實則無罪徒默受天下之怨也隋煬帝嘗謂左右曰吾性不喜人諫臣下知之恣為譎張以憂國者為怒以忠言者為詈宇文士及虞世基之流以此此取寵至於大難忽作兩臣終得得自全而煬帝尸其禍則以衆怨聽者故也或曰罰

一無罪殺一無辜何遽至此臣應之曰自秦皇隋煬觀之所殺固多其亡非不幸也自葛伯觀之則以殺一童子而滅其社稷自商紂觀之則以殺一比干而失其天下然則繫殺罰之當否耳豈在多寡乎周公戒王無逸而及此則以心昏志蔽讒邪得入者皆生於好逸求安不知警懼浸淫及亂而罔覺也是以反復言之騷於成王躬致太平則其著心服行之効不可誣也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二終

經鉅堂重錄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三

左氏傳故事

隱公元年鄭武姜愛叔段請使居京莊公許之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不聽既而叔段使西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又不聽叔段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原將得衆公又不聽叔段繕甲兵將襲鄭公然于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伐京叔段出奔

臣聞制國者必使本大而末小然後勢順而易制故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至言也鄭國當是時可謂危矣

姜氏以國君嫡母主乎內叔段以好勇得衆居乎外伐君篡國之勢以鄭莊公若無兵車二百乘則鄭國段之有也古者用車戰一乘之車當七十有三人二百乘則一萬四千六百人在春秋書法當名之曰師非小衆也克段者力爭而僅勝之詞以一萬四千六百人討不義之叛人力爭而僅勝則以叔段形勢壯盛不易圖也使莊公早用祭仲之言不至此矣縣縣弗絕蔓蔓柰何毫釐不伐當斧柯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衛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碻諫曰愛而弗納於邪驕奢淫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撮過也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

臣聞驕謂氣體傲肆奢謂奉養侈靡淫謂情慾縱恣佚謂心志怠忽者四有一焉必入於邪而况兼有乎邪者不由正道之為也為子以孝為正有此則不孝為臣以恭恪畏慎為正有此則不恭恪畏慎原其所由然則由寵待過原爵祿太崇積日累月其勢必至於此是故嚴父於子戒之於初辨之於早不致末流之禍父子天性也其治尚爾君臣以人合尤不可忽也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臣謂阻者恃也恃兵以為險阻使人不敢忤犯也人之良心本於不忍忍者非良心也安於殘忍非能除害徒

生害耳人道以慈愛相群所為用兵者去其害人者耳
苟為阻兵安忍視平民如禽獸推而進之將何有於君
父哉漢光武責其將曰觀放麀啜美二者孰賢蓋如此
道矣

石碯惡其子從州吁為逆使從州吁如陳乃告于陳曰此
二人者寡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於衛石
碯殺之

臣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其輕重不二是謂大倫當臣
之無禮於君雖慈父不敢私其子石碯之於石厚舍慈
愛之小存名分之大可為萬世法矣雖然子為叛逆君
則誅之其正義非難何者以人合故也孔子之春秋為

亂臣賊子作以俟後聖也後世有事偽君從逆臣而誅
討不加焉難於行義而易於為不義孔子之志隱矣
魯隱公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不
軌不物謂之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
陳魚而觀之僖伯率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葬
之加一等

臣謂孔子教人以克己為要克己者以義理勝其私意
也凡人志意云為試以一日之中自如加考檢由私意
而動者十有八九由義理而動者十無一二故克己最
難有志之士未有不由此而進德者而况人君居移氣
養移體所以動其情恣者多乎不能自克則其不善之

積猶火銷膏亦不自覺魯隱是也僖伯之諫忠言也隱公不能自克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其志荒矣其不終之兆著矣厥後雖加禮於僖伯之葬又復失言謂僖伯恨已僖伯賢人也豈致憾於其君哉隱公若曰叔父有諫於寡人而弗能從寡人悔之葬之加一等猶足以昭改往修來之意而加等之葬為德賞矣惜其不能反此也魏鄭公諫太宗伐高麗太宗不從及敗績而歸乃曰魏元成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亟使馳驛祀以少牢立所以製碑召其妻子勞賜之若太宗拒魏公之諫與魯隱公同而悔過出於誠心非如隱公之偽飾其致太平宜哉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帥會宋公陳

蔡人衛人伐鄭左氏曰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帥疾之也

臣謂兵權者國之司命也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謹特此權者也以堯舜禹三舜大聖人之宅天下可謂以德不以力矣然四凶強族堯不誅而以侯舜舜初即位按其惡而投之四裔而後天下服是堯以兵權授舜也有苗弗率舜不討而以侯禹禹初即位乃會群后誓師奉辭伐罪是舜以兵權授禹也湯武之事又何見矣至周成康之際天下刑措兵寢可謂無事康王以元子即位名分素定其誰敢有異志然成王命桓南宮毛於齊侯

呂伋以干戈虎賁之士逆康王於南門之外干戈賁虎
者親衛也于南門之外者顯之於衆也古先帝王制世
馭俗之權如此是以令之無不行禁之無不服手撓顧
指動容嘖笑之間無不如意所謂兵權者有國家之司
命命者死生所係故也宋殤公聽州吁之邪謀會諸侯
伐鄭隱公辭宋公之命而桓公子翬之請義也翬乃不
稟公之義而樂從宋衛之邪請固請而行專已無上出
入無肆不待鍾巫之事而知其為弑君之賊矣春秋簡
嚴不貴辭費若書曰翬帥師伐鄭亦可矣而必曰翬帥
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言之重辭之復惡之之
甚也隱公自是失權而兵制於翬至于十年中丘之會

又不待公而先會齊鄭伐宋其縱恣跋扈如此而隱公
終弗能治其及於為氏之禍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從
來者漸矣是故伐鄭之舉固請而行伐宋之舉不待公
而先會其志之所有正所謂履霜陰凝聖人之大戒而
隱公恕不足以及此惜哉仲尼於是去翬公子之稱一
以謂翬者隱之賊非公子也二以明討翬之法當絕其
籍屬不使得公子為也使隱公於翬固請之際未及成
師而出之奪時其兵權改付賢卿片言而已矣夫為天
下國家者以有法度為要前王立法度固為保守基業
消弭禍亂也而往古握兵之人其始必請便宜從事者
施於臨敵對陣機不可失難從中覆故擇利便權時之

宜而行之豈謂無時不便宜邪既以便宜自處則以法
度為不便宜於已乃託為詞說曰法度者承平之所用
若施之亂世行軍用師則有所礙矣今日以私欲乞行
一事明日以私怒乞罷一事往往非法之所當聽也設
智計較勝負不用之於外而用之於內人皆知之獨以
迫於形勢不得已而從之則必有禁而不能禁者多矣
夫事至於不得已而從則必有禁而不能禁之事其失
司命之權不已著乎其為羽父之固請不得已大乎此
智士之所憂懦夫之所畏喜因循者之所不顧非聖人
獨見於魄兆之端明霜冰之戒傳筆削之端大用其孰
能與於此

隱公六年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
焉芟夷蘊崇之弗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臣謂人君之德當如天地無不覆載何獨於惡人而欲
去之如此臣請以農圃者喻之去稂莠者以其傷禾稼
也除蒿蔓者為其蔽卉木也若推蕪容之量使稂莠禾
稼並生於畝畝卉木蒿蔓雜毓於園圃人必指為農圃
之病矣况為國家者乎此所以發周任之論也昔武王
聖人也亦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故舜舉十六相則十
六族務滋故也去四凶則四凶族務本故也夫黍稷果
蔬養之物不種則不生種而侵之草亦不能成矣草之
為物其生不待種雖芟蘊夷崇而功或不繼未有不復

生者也是故君子難至小人易聚難至則常不得行其道易聚則每得伸其至治日以是常少亂日以是常多此有國家者之至戒也或曰芟刈也夷殺也不亦已甚乎臣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自一言之當一行之是推而上至於聖而不可知皆善有小大耳惟惡亦然所謂芟夷者非舉天下之小人而盡殺之蓋謂官使者也或禁之於未然或遏之於萌方或既形而黜除之或滋蔓而絕斬之皆去惡之道大要在於勿使能殖殖者深根固蒂牢不可拔之謂也夫草之初生毫末之萌耳與黍稷果蔬之萌也未有異也其壯長條達則為害如此草之萌猶惡之微也見著非難見微為難自古滔天

之惡未有不起於微者如王莽志在篡逆曹操窺伺神器初皆匿情矯飾終移漢祚然則人之善惡皆不易知知之矣而樹德不務滋除惡不務本猶無益也

桓公三年晉始亂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臣謂人主之尊如天臣民猶民地無及天之理而民於君有僭逼易位之道是何也本小末大威權去已始也欲正之而有所不忍中也欲治之而有所不敢終也欲取之有所不能矣名者實之賓天子者名之極隆也擅生殺之柄操慶賞之權予奪在我縱舍在我令之必行

禁之必止雖總衆百萬如韓信雖控制萬里如王忠嗣
東西南北周捨進退惟君所使而莫敢或違此充名之
實也至於欲取之而不能則必有其漸非一朝一夕之
故矣師服之論無乃意在此乎其後沃盛強貼公微弱
國人將叛而歸沃則民不服事而下有覬覦之言果驗
乃後世之戒也

桓公六年楚子侵隨楚鬬伯比曰隨少師侈請羸師以張
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少師得君隨果用
少師之言追楚師季梁請止隨後勿追隨侯懼而修政楚
不敢伐其後少師益有寵鬬伯比曰可矣楚子伐隨季梁
請下之弗許請攻楚右弗許惟少師之言是聽遂至敗績

少師見獲而死

臣謂國有賢材則鄰敵視其用舍為進退而賢材者固
凡愚之所忌疾也是故齊有管仲九合諸侯管仲死則
四鄰謀其國家百里奚一也虞不用而亡秦穆公用之
而霸上論千古無不然者季梁與少師之謀自今觀之
一得一失易見也自隨侯觀之未免於二三其聽矣夫
驗成敗於是事為之後者衆人之所見也辨得失於謀
議之初者非小智所及惟明主能之唐憲宗欲伐淮蔡
舉朝不可惟裴度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度之能乃憲
宗用度之難也武宗欲伐劉稹諸鎮皆有輔車之勢惟
李德裕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德裕之能乃武宗用德

裕之不易也二宗無二臣其中興之功未必能立二臣
不遇二宗則無聞而死耳後世尚何知故曰君臣之會
千載一時也夫梗柎豫章天付之以棟梁之用騏驎
騮世知其有千里之足老於空谷阨於鹽車願臨事而
嘆人才之難得何哉坐使反賊睥睨而無憚黠虜憑凌
而不置彼豈無如鬪伯比知少師之可欺豈無如熊率
且比幸季梁之不用者乎文王立賢無方言用之之路
廣不止一人而已人君於賢材惟患不知既知之而不
急於用則大謀無時而決大險無時而出大難無時而
平也古人不云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鄭人將伐楚師莫敖患之

請濟時師於王鬪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
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遂則鄭師率盟而盟

臣鬪聞廉之言古今之至論也攷之往事無不然者矣
常人之心動於血氣之使好已之勝不能自克是不以
和智愚異才而並列是以不和能否異功而同其賞是
以不和不擇端方之士以裨謀贊之有讒人交鬪於其
間是以不和負才藝者屈於下而善媚賂者壓上於是
以不和出法違度不以時智馴習既久披悞於討而訓
之懷疑心以事其上是以不和親之厚之踈之薄之係
於愛憎之偏而不協賞刑之正是以不和有求則必得
將至於求所不可求而勢不得與也則怨怒興焉是以

不和能求者奮是勇而前不能者忌而疾之是以不和
疾人之能則必幸其敗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彼見疾者
又思所以報之是以不和官尊祿厚者奉已侈汰多妖
麗黃金帛奪商賈侵公家之利莫知厭也而士率乃有
短褐半菽之嘆非心附之徒迫於勢耳是以不和保任
功狀未必皆有功而實有功者或蒙私怒喜而見貸人
心不服莫背為用因以姑息不敢役使是以不和有一
于此雖廉蔭並將韓彭共軍關羽前茅張飛後徑未有
能成事者也而况才不逮古人萬分之一而廉有如前
之失乎持是而欲所征克所戰勝必不能矣故紂之旅
億兆而心德睽離武王之臣千人而一德一心王莽虎

豹之師六十萬光武以三千摧之符堅之衆九十七萬
謝安以一將破之鬪廉之論可謂信而有證者也自古
大衆難用而輕軍易勝子玉剴而無禮不可過三百乘
是能將二萬人而已其後城濮之戰率以衆敗漢高駕
馭豪傑滅秦亡楚而才之所將不過十萬古之觀人者
大抵如此若較實而論之九後世以將此任也上孰與
漢高而其衆已中分矣下孰與子玉然未嘗不以少兵
為請也雖然兵者詭道也顧雖不能將而以大衆虛聲
之足恃也上下同志生死加之敵人猶之可耳至於實
不可犯者非虛聲之足恃也上下同志生死同情勞使
佚同形動靜同慮則在於和而已矣然則如之何而可

以使之和也惟監前所謂不和之由處之各當於義宜
賞然後賞當罰則必罰予奪抑揚若權衡於物不徇乎
私情而行乎公道當於其心方且欣畏帖服之不暇又
何不和之敢乎是故苟和矣光武可以敵尋邑謝玄可
以劫符秦苟不和則若林之旅無救於曳兵而走故曰
師克在和不在衆不明乎此而曰知兵不治乎此而欲
用兵臣愚所不信也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三終

書